编者按：

郎纪山，男，1962年生，舞阳县姜店乡中心学校语文教师。近年来，郎纪山写下50余篇描写身边乡村人物的散文随笔。这些文章取材于乡村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，郎纪山自称是“秫秫棵里的戏”。他用白描的手法，把这些底层人物的陈年旧事讲述出来，力图展现原汁原味的人生，那卑微与善良交织的传奇，散发着浓郁的泥土气息。编者从这些文章中选取数篇编发，以飨读者。

朗纪山乡村人物系列之一

青玄外传

□郎纪山

青玄，是费青贤的小名。因自幼生性顽劣，常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，滑稽逗人，加之长相猥琐，久而久之，就很少有人喊他的大名，常以“青玄”“玄儿”呼之。有时，甚至他自己也忘记了姓啥名谁。

一次，生产队开会公布社员们的出勤“工分儿”，记工员公布完毕，青玄大声嚷嚷：“咋把我给卯（音，意为‘漏掉’）了！咋给我卯了！”

“你叫啥?”记工员问。

“我叫青玄！”

“反正我公布有费青贤的名字。”记工员故意逗他。

众人一阵哄笑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生产队每年的炕烟煤多由男劳力用架子车从几百里外的平顶山、禹县徒步运回，往返得好几天。一人一辆车，装载一千多斤，加上要爬几段又陡又长的坡路，其艰辛可想而知。

青玄是壮劳力，这样掏力气的活自然少不了他。

一年麦罢，青玄同生产队里六七个人去禹县拉运炕烟煤。回来的路上，架子车不停地出毛病，不是爆胎就是“钢子儿”磨坏，走走停停，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，青玄难受得直想扔下车子放声大哭。看着同路的已经走得很远，他只能伸着头弓着身子撵。一路上想着走着，走着想着，竟诌出几句打油诗来：

我青玄今年二十三，
回回拉煤少不了俺。
上一趟去了平顶山，
这一趟去的是禹县。
一矿、韩庄高庄矿，
石蒜白、梁洼和梨园。
哪一回去都平安，
这一回咋作阵(音，意为“这么”)大难。
不是胎放炮，
就是车轴断。
我体重百把斤，
拉煤一千斤。
走一步，跟一步，
一步不走就站住。
爹呀爹，娘呀娘，
您的孩儿咋阵窝囊。

当然，这是后话，少不了旁人加工润色的成分。

还是去平顶山拉煤的路上。晚上，一帮拉煤人住干店。恰巧附近放映电影，有人撺掇着去看。青玄说：“有啥看头儿！结局还不都是咱胜！”众人一想，觉得就是那么回事。那时放的影片不论是“三战”（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南征北战》），还是其他影片，结尾大都雷同。为此，就产生了一个歇后语“青玄看电影——还是咱胜。”不仅在我们这一带广为流传，据说还流传到邻近好几个县。

那年月，每到农闲，我们这里家家户户的妇女都纺棉织布，织成的布俗称“老粗布”。男的就把自家的老粗布拿到南山（泌阳、遂平一带的山区）去换兑棉花。为了躲避“市管会”（市场管理委员会）人员的截获、没收，往往三人一群、两人一伙结伴而行。白天不敢走，只走夜路，大路不能走，专挑小路，甚是小心。即便如此，有时也逃不了布匹、棉花被“打”（没收）的命运。

青玄很刁，去南山换花从未失过手。别人问起，他总是笑而不答。后来据他讲，凡去必三人同路，一人前面走，二人负重跟后并保持一段距离。一有风吹草动，便收住脚步，直到前边人发出咳嗽声，方敢上路。别人说他有歪才，他说，啥都是逼出来的。

青玄自幼没进过学校，目不识丁，自然不会算账，每次换花（棉花），总是别人替他算。一次，与同伴分别寻到农户后，双方验过布匹、棉花，谈妥比率，各自掰指掐算。对方说出数目，青玄头摇如拨浪鼓，连声说：“不对，不对。”遂转过身去，蹲在地上划拉，作计算状。如是者再三，青玄方信。每逢单独换花，青玄总是故伎重演。时间一长，就落下一个歇后语：青玄换花——老是不对。

别看青玄瞎字不识，却有音乐天赋。没拜过师，竟自己学会了拉曲胡，尤其是上把弦（低音阶）把控得好，拉起来如泣如诉，跟说话似的。兴唱样板戏的时候，青玄大显身手，很是风光。

公社曲剧团的女主角叫孙百灵，不但嗓音清纯婉转，人也长得漂亮，扮啥像啥。特别是一条扎着红头绳的足有三尺长的大辫子，扮演李铁梅根本不用化妆。她一上场，满舞台都是她甩动的大辫子。用时下的话说，是很多青年的梦中情人。正如有人戏言： 如果孙百灵嫁给我，我下地锄草，情愿让她打个小红伞蹲到地头，回头看上一眼，心里比喝冰汽水都得劲。

也有人说，孙百灵要是嫁给我，天天晚上我给她洗脚。

还有人说，哪怕孙百灵跟我说上一句话，我情愿喝她三盆子洗脚水！

孙百灵是唱戏的，青玄是拉弦儿的，两人虽不在一个剧团，毕竟是同行，互有耳闻，也算认识。

1975年澧河发大水，河堤溃决，一片汪洋。水灾过后，一个有月光的晚上，村人围坐在石碾上闲喷。青玄幽幽地说：“孙百灵差点嫁给我。”

“瞅瞅你那鳖形！她嫁给谁也不会嫁给你!”

“那倒不一定！这回发大水，如果大家都跑了，澧河北就剩孙百灵，澧河南就剩下我，孙百灵一害怕就找我来了。”青玄说得轻巧、尖俏。

青玄自幼邋遢，脖颈车轴一般，衣领如剃头匠的抹刀布，手脸也不常洗，脸上的皱纹里积满老灰，眼角总有擦不净的眼屎。一间房子，人和羊吃住都在里边。饭后锅碗也不洗，剩余的饭食任羊去舔舐。有人说他郎当不讲卫生，他嘿嘿一笑，说：“我和羊实行的是‘三同’。”也不知他是从哪儿学来的词儿。

青玄86岁那年的正月十五，在乡敬老院里拉了一天弦子，不想晚上竟睡了过去，再也没有醒来。

别看青玄样儿不才，好修造，一丁点罪都没受——埋殡青玄的时候，人们议论着……

盛世吉祥（国画） 王芳 作

诗歌·花香水韵

召陵游

□李江涛

地高为陵，人杰为雄，召陵之地，人杰地灵。许慎秉烛，齐楚会盟，缈缈雪霁，神灵动容，亘古沙河，悠悠逝东……

叩召之门，尽收峥嵘，高楼耸立，鳞次栉比，商贾云集，物阜民丰。沙河蜿蜒，玉带飘逸，如仙姑舞绫。泛舟清凌沙河，天水合一，徜徉云雾虹霭之间，穿梭袅娜细柳之隙，心清神怡；立舟头，烹新茗，执一许翁老卷，细品《说文解字》，解炎黄五千年文化，思叔重寒暑秉烛，皓首穷经。顺河而下，听艄公号子，观野鸭嬉凫，偶遇鹰击长空，翱翔九霄。拜谒许翁，正值盛会，锣铙惊鸿，但听堂内书声琅琅。立桧圣台，故城之上，思七国会盟，窥齐楚之争，微闻金戈铁马，箭镝哨鸣。寻拱璧足迹，似见挑灯夜话，集豪杰，诲经纶，播中华文明火种。观召陵雪霁，白雪皑皑，不由神寒心颤，近抚之，众生惊愕，立身景中不见景，雪霁何去？进普照小寺，香烟缭绕，静坐禅台，木鱼声声，却也青袍加身，晨钟暮鼓，黄卷青灯。游归村，寻孔子足迹，访汉墓古冢。探傅庄遗址，仰韶文化，尽显千年璀璨召陵。翟庄故墟，溯源裴李岗文化，亘古洪荒。遥看古人结绳记事，中原逐鹿，生食肉，渴饮血，钻木取火，牲首祭天。至邓湖，听莲歌，涛声娓娓，如少女抚筝风触金铃，恰逢鱼儿跃面，蝶舞莲动，蛙惊，跃湖中。观邓台，击长鼓，如昔战旗猎猎，万军雷动。稳坐军帐，邀友对弈，把酒临风，与神共盅，笑论成败英雄。

今日之召陵，大笔绘宏程。扬帆昂首，破浪前行。和谐文明，白手绘锦绣，浓墨塑新城。天蓝水碧，棋路车龙。莺啼雁鸣，柳绿花红。许慎寝陵，亭台楼阁，仿秦砖汉瓦，雕梁画栋，尽显历史厚重。宜居之地，诚邀天下英豪，共绘盛世锦程。

随笔·百味人生

我把树林弄丢了

□魏得强

记忆中的老家有成片的树林。

树林都不大，但你只要一出门，随便一钻就能钻进一个树林，有杨树林、桐树林，还有苹果树林。我童年的最大快乐就是钻进树林里，在爸妈打我的时候、不想上学的时候，还有和小朋友密谋游戏的时候，树林都是我最好的朋友。

但是我要说的不是我的快乐，而是树林的快乐。

树林最快乐的时候在初夏的早晨，那时候太阳还没有起床，天微微发亮，每一片树叶上都挂着晶莹的露珠，调皮地荡漾。细微的小风一吹，树叶便发出“哗啦啦”的笑声，惊醒了那些酣睡的小鸟，它们一睁开眼睛，就要呼朋引伴，吊嗓子。不一会儿工夫，整个树林都是鸟的世界了。我真奇怪那时竟有那么多鸟儿：麻雀、喜鹊、黄莺、啄木鸟……更多的是我叫不出来名字的鸟。一到这个时候，我就早早从床上滚下来，跑到池塘边，抹一把脸，痴痴地站在树林边，享受这天籁。

此时的树林，它像我胸怀博大的爷爷，安详地看着这一切。那时我就天真地想，我要永远守着这片树林，等我长大了，把树林造得更大一些。

但是，没想到20年后，我和我的伙伴们成了树林最不欢迎的客人。且不说我们在树林里没有植上一棵树，更主要的是我们这一茬孩子一眨眼的工夫都树林般长大了。长大了的我们要成家立业，要做家具、要划宅基地。我们都有了自己的新家，树林却没有了家。真是奇怪，如今的老家，再也找不到一片树林，林立的都是各家的钢筋混凝土平房或楼房。

是我们赶走了树林。没有了树林，我也找不到我的快乐了。有人指点我说，快乐在城市里呢。于是我毅然决然地开始为城市奋斗，我把自己磨砺成一把锋利的刀，劈开困难，终于成了城市里的一员。我找到了城市，却没找到快乐。打开窗户，看到的都是城市的高楼。矗立的一座座高楼，像是树林的化石，冷冰冰的，没有一只鸟，好不容易见到一个邻居，那邻居的脸也和防盗门一样铁青着。

站在7层高的楼房上，我哭了。我把树林弄丢了，弄丢的还有我的童年，和藏在树林里纯净、自然的快乐。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“沙澧河”，阅读副刊美文。本地作者投稿信箱：13938039936@139.com

本版投稿联系电话：13938039936